

春天的雨是柔软的,夏天的雨是奔放的,秋天的雨是缠绵的,而冬天的雨则是浪漫的。它常携着风儿前来,在风雨交加中尽显坚韧顽强;它常伴着雪花前来,在雨点雪粒中奏出交响乐章。

它让冬天更像冬天。一年四季,时序更替,各有各的模样。四季分明的城市,不经历绵绵冬雨,哪叫过了冬天呢!须得要天阴沉着脸,雾雾罩罩的,朦朦胧胧的,飘着些细碎的“泪花儿”,且三天不了四天不休,才是冬天的韵味。北方人不喜欢南方的冻雨,透着一股阴冷,一丝伤感,一缕暧昧,不似北方冷得干爽痛快。因而经历了零下几十度低温的北方人,反而害怕南方的寒冬。那种湿漉漉黏糊糊的冷,穿透力如X射线,是可进入骨髓的。而南方人却习惯这潮潮的雨,这飏飏的风,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来的。“江南殊气候,冬雨作春寒”,宋代大诗人苏轼早就描写过了。

爽性气温再下降,降到零度以下,这稀稀拉拉的雨变成飘飘扬扬的雪,便是冬天的美颜了。雨成线,雪成朵;雨透明,雪洁白;雨下到地上就不见了,雪却能遮盖一切污泥秽物,把世界打扮得洁净美丽。于是乎,人们收起了对那场绵绵冬雨的诅咒,将溢美之词加在这场铺天盖地的

◆精神家园

冬

雨

陆曼玲

雪中。大诗人李白就曾填词《清平乐》曰:“画堂晨起,来报雪花坠。高卷帘栊看佳瑞,皓色远迷庭砌。盛气光引炉烟,素草寒生玉佩。应是天仙狂醉,乱把白云揉碎。”经常醉酒的诗人想象着天仙也狂醉了,竟把满天的白云揉碎了抛入人间变成漫天飞雪。这种浪漫和豪情是所有写雪之人所不能比的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到放寒假,总要去乡下舅舅家住一阵。连续下了几天毛毛雨,气温降到零度以下,池塘里的水都结了冰。到农村来就是想野一下疯一下,哪能整天闷在家里呢!便与小伙伴们冒雨来到外面,先是拿脚试探性地踩田里的冰,见没有破裂,于是慢慢地把两只脚放上去,继而招呼其他同伴站上来。忽听“咔嚓”一声,冰层破了,大家跌到了水里,衣服裤子都湿透了,又不敢回家怕挨骂,便在牛栏边的空地上,烧起一堆谷草烤火,名曰“烤牛草火”。烤了前边烤后边,

直到衣服烤干浑身热乎乎的,才又蹦蹦跳跳地去村后的茶子山上,掰树叶上的冰边吃边打仗。每个人头上都沾满细小的雨珠,刚烤干的衣服又蒙着一层水,却是再也顾不上了。

下乡当知青时,冬天农闲,生产队精壮劳力都去修水库去了,留下的大都是老孀妇女,干的都是地里而不是水田的活。冬天天亮得晚黑得早,留下个漫长的夜最适合读书。“何事冬来雨打窗,夜声滴滴晓声淙。”在“滴滴答答”的雨声中,吟读易安居士的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点点滴滴”,会更添“这次第,怎一个愁字了得”的惆怅;而吟诵陆游“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”的诗句,更能理解这位爱国诗人的情怀。然即便是陆游,也有“已是黄昏独自愁,更著风和雨”的忧伤和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的孤芳自赏。古今中外,有多少描写雨的美文佳作,但对寒雨的描写却总带着些

许悲凉。是啊,冬雨确不如春雨,那是知时节的“好雨”,是催生万物生长的美露;冬雨亦不如夏雨,那是干旱中的“及时雨”,是滋润庄稼开花扬穗的甘霖;冬雨也不如秋雨,那是柔肠千结情意绵绵的“诗雨”,写尽了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。但冬雨自有它的风格和气节,它像一个柔美的江南女子,细腻地润泽着冬日的麦子、油菜和野草,把一抹绿色留存田野;它像一个温暖的母亲,轻轻抚摸着古树虬枝和寒风中怒放的红梅和山茶;它细微而轻巧,却偏带着绵绵不绝的倔强;它沉稳而舒缓,却满含着冷峻和理性。

与它的兄弟姐妹相比,它没有雾的飘逸,没有雪的洁美,没有冰的坚强,一个内质相同的物体,竟生出如此天壤之别。其实,春也罢,夏也罢,秋也罢;气也罢,冰也罢,雪也罢,都是事物存在的必然,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不经过严冬,哪有以后的春夏秋呢?没有水作为液体的基本存生,哪能物理变化为气体或固体呢?雨使冬天丰富了,滋润了,有质感了。它是大戏开幕前的序曲,它是春天派来的使节。没有冬雨,春天面对的将是一脸皱纹的干枯的土地,还会那么生机勃勃姹紫嫣红吗?

(陆曼玲,武冈人,曾任职于邵阳市广播电视台)

◆湘西南诗会

雪

(外一首)

伍雪梅

要经历春的暖融,夏的炙烤
秋 的冷霜,雪才能归来
已是寒冬,雪正在归途
天空,云朵已聚集等候
山壑、草原、河流都挪出空间
只等雪来留白

午后的阳光

太阳温和地走进我的房间
一直保持着微笑与温暖
坐在窗前,敞开心扉
虔诚地笑纳这上苍的馈赠
与暖阳对坐,往日布满的阴霾
随风遁逃
一边听龚玥唱《塞北的雪》
一边把南方的暖阳、和风写进诗行
(伍雪梅,新邵县酿溪镇一完小)

◆樟树垅茶座

卿丙离联话

陈扬桂

卿丙离是隆回县石门乡人,清代光绪辛丑科举人,曾做过云南江那知县、湖南省议员。后辞官回乡,设馆讲学。其人满腹经纶、才华横溢,擅长吟诗赋对。

卿丙离刚满七岁那年,随父亲去车水抗旱。父子各执一个车把,父亲用力过猛,车轴飞转,把小丙离甩落水田之中,弄得满身泥水。父亲拉起他苦笑道:“看你真像只落汤鸡了。”他却若无其事地说:“瞧我就是条游水龙矣。”父亲一愣,这不是一副很好的对联吗?心想:孺子可教矣,便把他送入村里的私塾念书去了。

卿丙离读书十分用功,进步很快。17岁那年,他也在村里办了一所私塾,自己当起了先生。村里有个罗少爷,成天嚷着要去读书。他父亲罗老财阴阳怪气地说:“那个乳臭未干的穷小子,会当什么先生,莫把别人的子弟给耽误了!”这话传到卿丙离耳朵里,他没吱声,只是在自家门口贴出一副鲜红的对联:“小楼半间,坐由我,卧由我;穷人一个,王者师,帝者师。”罗老财偷偷跑去一看,气得七窍生烟,眼珠翻白,一声不吭地溜走了。

卿丙离虽然满腹经纶,科举却不顺利,跟范进一般年纪了才中了举人。有一年,他落榜回家,途经桃花坪城郊时,在古木参天的横江亭驻足休息。见亭阁高耸,画栋雕梁,亭内一尊红脸长须的关圣帝君端坐其中,气宇轩昂。面对晚清朝野的腐败现象,联想到自己数次科举失利、名落孙山的凄凉景况,对眼前这位关夫子肃然起敬,于是以“横江”二字嵌首,提笔挥毫,撰一联曰:“横槊赋诗,那曹人,今安在矣;江东称霸,彼孙子,何足道哉。”关公过五关、斩六将,蔑视曹操与孙吴的英雄气概,凛然不可侵犯。

卿丙离晚年告老还乡,住在石门老银铺。有一年夏天,外地来了个戏班子,在桃花坪唱大戏。因为招待不周,他们在戏台一边高悬半边对联:“桃市人,穿冬衣,摇夏扇,不分春秋。”意思是讽刺挖苦那些爱穿黑衣,手摇蒲扇的桃花坪阔佬们。为了回击戏班子,几个头面人物四处奔波,最后来到老银铺山窝窝里,用轿子把卿丙离接到县城。卿丙离见了上联,略作思索,便对出了下联:“梨园子,唱南腔,歌北调,什么东西。”这班戏子见了对偶工整、大气凛然的下联后,知道桃花坪人不好对付,只得怏怏而去。

隆回县城环城公路旁边有座集贤亭,亭上有一副楹联:“集合亦何常,碌碌劳劳不过且行且止;贤愚同一概,熙熙攘攘无非为利为名。”这副出自卿丙离笔下的联语,讽刺了那些为名利而奔走忙碌的人们,同时也是他自己早年醉心科举,年近半百方跻身仕途,大半辈子为名利奔波,最后看破红尘,回乡隐居的人生体验。

1916年,蔡锷逝世,中华民国为他举行国葬典礼。其时,卿丙离正在家乡办学。闻悉将军英年早逝的噩耗,卿丙离怀着悲痛之情,为将军撰写了一副挽联。联曰:“天殆夺丧支那乎?黄即世,公又即世,凶耗正频传,痛此后谁砥柱中流,遗恨千古;我尤期后望起哉!舜何人,予亦何人,有为皆若是,愿大家把良心托出,共和万年。”上联痛惜黄兴、蔡锷相继逝世,谁来为国家砥柱中流,下联号召大家继承遗志,以舜为榜样,以国家兴亡为己任,奋力前行,再起东山。因为作者时居乡间,此联未能广为人知,故在《蔡松坡先生荣哀录》456副挽联中,看不到此联。

(陈扬桂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

大地铺金

刘玉松 摄

双清
SHUANGQING

◆人物剪影

母亲

唐文俊

高马大的女同事,朗声唱着歌儿,抬着画机朝前飞走。来到田垄,下往水田,刺骨的寒意直钻心来。在那个年代里,人是乐的,心是热的,哪里还顾得上水田气温低。要赶先进,要插红旗,抓紧抢插是大事!

母亲和搭档拖着画机在浅水田里马不停蹄地划着棋盘格,其他人员依格插秧。公社书记急匆匆地走来,发出插田大比拼的号召,传达县领导马上来督查的音讯。母亲看看身后插田的人,急了!立马停下手中的活,像个生产队长似的,调整力量:安排手脚慢的两个男青年来划秧路,把插田快的调在一起抢插大田,把慢的放在一块插小田,并要一个插得快的带着,督促他们赶时抢速度。这样一来,插田速度快似鸡啄米,几天功夫,提前完成任务,团队成为全县的标兵。

后来,全县集中插田能手,调往落后的公社,帮助赶超,补齐短

板,循环互动。母亲被调来调去,干了将近一个月。眼肿了,看不清东西;背躬了,挺不起腰来;手脚烂了,走路一瘸一拐的;受冻累成病,住进了医院……

有人惊喊,已到“嗨花弄”。车停下,还未说完故事的母亲见着连绵起伏的小山宛如双龙抢宝,横于眼前的山门两侧,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跟手跟脚地走下车来。望着劈开的高高山石上喷流而下的水瀑,母亲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怪异地问起来。我抿嘴笑而不答,惹得母亲要攀登上去弄个清楚明白,惊出我满头冷汗,连忙拽住她。

进得山门,满眼花的世界。母亲手搭“凉篷”,四周望望,继而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去。我紧随其后,边走边喊。母亲充耳不闻,钻进花海,做了一个花季少女“妩媚”的动作,示意我拿机拍照,留下这美好的身影。我忍俊不禁,恭敬不如从命。

“嗨”过花田,迎面走来一个

牵着白龙驹的青年,吆呼着游客骑马奔驰照相留影。母亲抢着要骑,说她年轻时随父“抗美援朝”,上过火线,会骑战马。我的天啊!快近九十的“老女人”,还有这等雅兴!我赶忙向马夫挤眉弄眼,好说歹说,最后以站在马前照相做纪念为约,劝住母亲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太阳西斜,我们来到“世纪婚庆广场”。广场里一对对,一双双,热闹非凡。睹物思人,母亲老泪纵横,叹惜老伴已驾鹤西游一年了!我陪着流泪,说着开心事。

公园里有学生野外训练、驴友帐篷支撑训练、老年人的广场舞比赛等等。母亲一路走过,唯独对老人们的广场舞情有独钟,痛了很久的脚似乎此刻不疼了,跟在后面,嘻嘻哈哈地学跳起来。这动人的场景感染了我,快速走向前台,想用手机录下这个喜人的场面。

纵观全场,目力扫到一人,我突然惊叫起来!发现快近花甲之年的二姐化了装,重回年轻少女时代的模样,在跳舞队里跳得正酣!

母亲闻声走来,定定地看着,眼角淌出幸福的泪花……

(唐文俊,武冈市作协副主席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